读书最好

□ 张建云

人生至此,我遗憾的事不多,唯有“在孩子出生之前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读书人”是个遗憾。

父母不读书、读书少,孩子出生的时候往往就落后于书香门第的家庭。我们会发现一个最简单的道理:教师家的孩子很多都学习较好。为何?孩子从小就对父母批改作业、早晚备课耳濡目染,所以孩子便去模仿,从而习惯于读书,学习效果也不会差。

那么,作为父母应该读哪些书呢?——素养之书。何为素养之书?调养性格、培育人格、引领方向之书。

素养之书中有两种书是一生都要读的,一是经典,一是历史。经典修身养性,历史催人奋进。所以有“刚日读经,柔日读史”之说。

何为“刚日”?忙碌、着急、期盼、焦虑、容易上火的日子。“刚日”使人焦虑恐慌,诵读经典可使心态平和,认清事情的发展规律,从而减轻焦虑恐慌。如诵读《道德经》“祸兮福之所倚,福兮祸之所伏”,会让我们辩证地看待事物,重新思考生活的本真和生命的意义。正如王阳明先生所说:“此心不动,随机而行。”

何为柔日读史?失意了、失恋了、失志了、失物了,在“四失”的情况下读一读历史人物传记,看看孔子在所有人都不理解的情况下是怎么走过来的;看看司马迁在宫刑之后,忍受着比死还惨痛的代价如何写出《史记》的;看看苏武牧羊19年,用怎样的毅力在惨无人道的日子里依然心系祖国、忠心不改……

只要读史,无人不奋进;只要读经,无人不安心。这便是最好的素养之书,也是最优秀的素质教育,更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。

王阳明先生说:“读书所以调摄此心,不可缺的。”用读书来调养心性,教育孩子早晚读书,是最好的。如此,无事不成。

隐脉

□ 金沙滩

在一个丰收的季节,人们砍伐玉米后,田地里显露出一座小山。它比玉米还矮,许多人质疑它为何能被称为山,认为它只是一块石头,缺乏作为山的资格。

有人提出,如果能轻易移动就是石头,否则就是山。为了验证,有人两次尝试挖掘石头,但无论怎么挖,都找不到底部,地下部分越挖越大,根本无法移动,这让人们半信半疑:难道它真是一座山?

后来,地质专家经过科学勘探,证明这块石头向下延伸庞大且深不可测,最终权威机构确认它就是一座山。这座山位于山东省寿光市,东西最长处1.24米,南北最宽处0.7米,北高南低,最高点距地面仅0.6米,占地面积0.91平方米;虽然可以一步登顶,但在平坦的寿光平原上,它是最高峰,并已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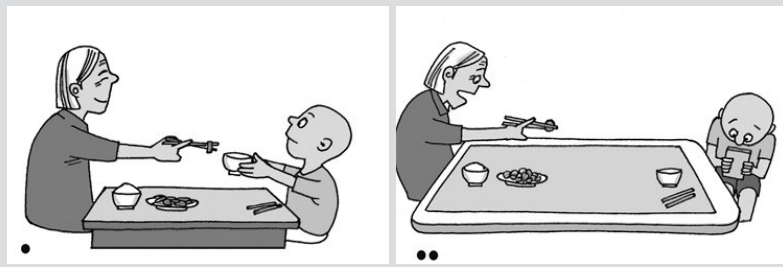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露出地面后不再长高,它被命名为“静山”,小巧玲珑,以袖珍著称。

山不在于高度,关键在于山的本质和不可动摇的根基。

漫画

距离

□ 何影



来源:《讽刺与幽默》

“输入”与“撤回”

□ 晓奕

有人说,即时通讯软件对话框上显示的“对方正在输入”,是现代人的《等待戈多》。屏幕亮起提示后,我们守着一份渺茫期待,等候一段不知会不会到来的话语,等待本身,在那一刻就成了全部意义。

而“对方已撤回”或“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”的提示,更像尤内斯库《椅子》里那一场落空的演说。千言万语已经成形,即将交付,临到对方接收前,却被亲手销毁。如同剧中老人搬来满屋椅子,邀请满座无形宾客,期盼演说者道出毕生心里话,到头来,演说者竟是哑巴,所有倾诉,归于虚无。

戈多至少留给人遥遥的盼望,你还可以继续等下去。“撤回”不一样,它是刚刚存在过,又彻底抹除痕迹。对话框干干净净,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。可只有当事人清楚,那些斟酌、忐忑、欲说还休,真实地在心底翻腾过。

很多人际的遗憾便是如此吧。不是无话可说,而是有些话已经写好,却终究选择收回,没有解释,一段心事,就此无声湮灭。

蜴和麝的报复

□ 邱建农

东部非洲的绿洲上生活着一种蜥蜴,有着色彩绚丽的表皮。当地居民企图捉它们,放到器皿中以供欣赏,但蜥蜴的身手太敏捷了,大都无法成功。所以,捕猎者只能猎杀它们,当地人相信在猎杀它们之后,可以剥下它们美丽的皮。但奇怪的是,蜥蜴只要一经猎杀,它们的表皮就会在几秒钟之内黯然无光,最后变成像泥土一样粗糙的东西。

在东北的原始森林里,还有一种动物像东非的蜥蜴那样有着“报复”心理。它就是麝,麝的身上有一种香,是珍贵的香料,也是上等的中药。麝香只产于雄麝身上,想获得麝香,一般需要猎杀麝。但所有的猎人都知道,麝是一种聪明的动物,只要发现自己的生命出现危险,就会在猎人开枪之前,迅速咬破自己的香囊。

自然界总会在某种时候突然给人以某种启示,就像东非的蜥蜴,东北的雄麝,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它们之所以存在的理由,以及它们的愤怒和尊严。

最美的食物

□ 王有月

儿子喜欢冰淇淋网纹瓜,上大学后,有时周末忙,不回家,我爱人便会把瓜削净切好,坐一个多小时地铁带给他。看着儿子大口吃瓜,她就很高兴。因为这是儿子最爱吃的。

每个人都有最着意的美食。我的大姑奶奶最喜欢吃皮蛋。解放前,我爷爷和表兄到南京来讨生活,承蒙一位在南京工作的老家亲友帮忙,介绍他们在下关码头一家米厂扛大包。那年春节前,我的曾祖父挑着两坛自酿的大麦烧酒,带着当时才七八岁的大女儿(我的大姑奶奶),一起到南京看望这位亲友。他们从高邮老家步行,到达长江北岸的六圩码头,坐轮渡过长江,再从镇江火车站坐车到南京下关,风尘仆仆。老家亲友很感动,做饭给他们吃,有皮蛋。大姑奶奶晚年每次回老家,总跟我们说起这件事,她说以前从没有吃过,上面还有花纹,筷子搛起来直抖,吃到嘴里软软的,一辈子忘不了。她每次回老家,桌上都会特意为她上一道皮蛋。

我大堂妹说过一件小时候的事情。四十年前的一天,堂叔去县城办事,带回家两根香蕉,给两个女儿一人一根,两个孩子都舍不得吃,这就是她们小时候最美的食物。

我眼里最美的食物是什么呢?那时我十二三岁,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早上,稻子早已晒干、扬净,堆在打谷场上,我和两个弟弟帮父母一起,把稻谷装进蛇皮袋,再把一袋袋稻谷放到木板车上,父亲在前面弓着腰拉车,我们兄弟三人在车后面推,一趟又一趟,把稻谷从打谷场运回家中。中途,父亲骑自行车去集镇上买些鱼肉回来,再接着运稻谷。

最后一趟运完,父亲变戏法似的,拿出一个肉包子给老三,包子又大又软、褶皱口还流着油,我和老二羡慕不已,但也不奢望,一般有好吃的都是给老三。接着,父亲又拿出一个肉包子给了老二,这时,我有点着急了,“难道就我一人没有?”最后,父亲再拿出一个包子给了我。秋风微微地吹着,太阳照在只剩稻茬的空旷田野上,村庄里炊烟升起,父亲拉着木板车,我们三兄弟坐在车上,吃着包子,那场景、那滋味难以忘怀。

所谓最美的食物,在他人眼里或许就是很普通的食物,但是它承载着特殊的情感,那一口,便让人难以忘怀,甚至记忆终身。